

马王堆帛书《经法·道法》 与传说中的蚩尤

连劭名

一、先秦思想中的性恶论与蚩尤

马王堆帛书《经法·道法》云：

虚刑（形），其叔（倏）冥冥，万物之所从生。生有害，曰欲，曰不知足。生必动，动有害，曰不时，曰时而□。动有事，事有害，曰逆，曰不称，不知所为用。事必有言，言有害，曰不信，曰不知畏人，曰自诬，以不足为有余。

帛书的作者认为祸患与生命同源，生、动、事、言都有害。凡生物都有欲望，为了生存必须竞争，互相残杀。这种将生存欲望的自然属性视作生命本质的理论，即先秦思想中的性恶说。

荀子是战国时代主张性恶说的重要思想家，《荀子·性恶》云：

人之性恶，其为善者伪也。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，顺是，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。生而有疾恶焉，顺是，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。生而有耳目之欲，有好声色焉，顺是，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。然则从人之性，顺人之情，必出于争夺，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。故必将有师化之法，礼义之道，然后出于辞让，合于文理，而归于治。用此观之，然则人之性恶明矣，其善者伪也。

总而言之，恶是先天的，善是后天的；欲望出于人性自然，而道德伦理是社会的产物。

在古代传说中，人类社会的祸患始于蚩尤，《史记·殷本纪》引《汤诰》云：“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，帝乃弗与有状。”蚩尤的故事见于“训典”，《国语·楚语》上云：“教之训典，使知族类。”《尚书·吕刑》云：

若古有训，蚩尤惟始作乱，延及平民，罔不寇贼鸱义奸宄，夺攘矫虔，苗民弗用灵，制以刑。惟作五虐之刑曰法，杀戮无辜，爰始淫为劓刵椓髡，越兹丽刑并制，罔差有辞。

蚩尤是虚拟的人物，其名义指祸乱灾害。《广雅·释诂》三云：“蚩，乱也。”《广雅·释言》云：“尤，异也。”《小尔雅·广言》云：“尤，怪也。”凡不正常的现象称为怪异，属于灾祸，所以蚩尤是象征灾害的神祇。

文献中有关蚩尤的各种传说，都产生于性恶说。《大戴礼记·三朝记》云：

公曰：蚩尤作兵欤？子曰：否，蚩尤，庶人之贪者也，及利无义，不顾厥亲，以丧其身。蚩尤，昏欲而无厌者也，何器之能作？

战国晚期的《鱼鼎匕》铭文云：

曰：往有昆人，述王鱼鼎，曰：钦哉！出游水虫，下民无智，参寺尤命，帛命入庚，滑入滑出，毋处其所。

“寺尤”即“蚩尤”。“庚”，读为羹。所谓“蚩尤命”就是因贪利而丧生的命运。古人将蚩尤的传说铸于铜器中，是为了朝夕引为借鉴，勿要贪利忘义。

传说中黄帝擒杀蚩尤，肢解分身，作为肉醢，象征正义战胜了邪恶，马王堆帛书《黄帝·正乱》云：

黄帝身遇蚩尤，因而擒之，剥其□革以为干侯，使人射之，多中者赏。雋其发而建之天□，曰蚩尤之旌。充其胃以

为鞠，使人执之，多中者赏。腐其骨肉，投之苦醢，使天下集之。

马王堆帛书《黄帝·五正》云：

黄帝于是出其将钺，奋其戎兵，身提鼓枹，以遇蚩尤，因而擒之。帝著之盟，盟曰：反义逆时，其刑视蚩尤。反义倍宗，其法死亡以穷。

“腐其骨肉，投之苦醢，使天下集之”，是古代惩处反判者的刑罚，《史记·黥布列传》云：“夏，汉诛梁王彭越，醢之，盛其醢遍赐诸侯。”

二、蚩尤作兵

人类最激烈、最残酷的竞争形式是战争，兵器作为凶杀的器械，如同动物的尖牙利爪，因此蚩尤做兵器的传说也是源于性恶说。

文献中有关蚩尤作兵的传说种类很多，分叙如下：

（一）《管子·地数》云：

黄帝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，金从之，蚩尤受而为剑镠矛戟，是岁相兼者诸侯九。

金属冶炼是人类进化史中的重要发明，增强了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能力，但是也为制造武器提供了方便。传说中蚩尤是金神之佐，《越绝书》云：“少昊治西方，蚩尤佐之，使主金。”

（二）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张守节《正义》引《龙鱼河图》云：

黄帝摄政，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，并兽身人语，铜头铁额，食沙石，造五兵，仗刀戟大弩，威振天下，诈杀无道，万民饮命。

“兽身人语”比喻蚩尤同于禽兽，仅有欲望而无礼义。“铜头铁额”象征蚩尤与金神之间的紧密关系。

（三）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云：

蚩尤作兵伐黄帝，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，应龙蓄水，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，黄帝乃下天女曰魃。雨止，遂杀蚩尤。

黄帝象征“中和”，传说中黄帝战蚩尤，其本义是指人类社会以礼义刑法遏制个人贪欲，《商君书·画策》云：

神农之世，男耕而食，妇织而衣，刑政不用而治，甲兵不起而王。神农既没，以强胜弱，以众暴寡，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，父子兄弟之礼，夫妇妃匹之合，内行刀锯，外用甲兵，故时变也。由此观之，神农非高于黄帝也，然其名尊者，适于时也。故以战去战，虽战可也。以杀去杀，虽杀可也。以刑去刑，虽重刑可也。

后世迷信观念中，蚩尤又转化为战神，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记载刘邦起兵时，“祠黄帝，祭蚩尤。”《史记·封禅书》云：“始皇东游海上，祠八神，……三曰兵主，祠蚩尤。”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，出现了国家形式，以武力维护政权和社会制度。《白虎通·封公侯》云：“兵者，为谋除害也，所以全其生，卫其养也。”兵事因人而起，黄老思想中有“人道先兵”的主张，与法家“以杀去杀”的思想相通，《鹖冠子·近迭》云：

兵者百岁不一用，然不可一日忘也，是故人道先兵。庞子曰：先兵奈何？鹖冠子曰：兵者，礼义忠信也。庞子曰：愿闻兵义。鹖冠子曰：失道，故敢以贱逆贵，不义，故敢以小侵大。庞子曰：用之奈何？鹖冠子曰：行枉则禁，反正则舍，是故不杀降人。主道所高，莫贵约束，得地失信，圣王弗据，倍信负约，各将有别。

三、蚩尤与炎帝

蚩尤和炎帝的传说有相似之处，蒙文通《古史甄微》四“江汉民族”云：

《文子》曰：“赤帝为火灾。”《淮南子·兵略》说：“炎帝为火灾，故黄帝擒之。”《史记·律书》说：“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。”《五帝本纪》：“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”。是火灾者蚩尤之所为，知蚩尤即炎帝也。

文献中屡言战争始自黄炎二帝，如《吕氏春秋·荡兵》云：“兵所自来者久矣，黄炎固用水火矣。”《淮南子·兵略》云：

兵所由来者远矣，黄帝尝与炎帝战矣！炎帝为火灾，故黄帝禽之。

神话中又言蚩尤为赤帝的大臣，《逸周书·尝麦》云：

昔天之初，诞作二后，乃建设典，命赤帝分正二卿，命蚩尤宇少昊，以临四方，司□□上天未成之庆。蚩尤乃遂帝，争于涿鹿之阿，九隅无遗。赤帝大摄，乃说于黄帝，执蚩尤，杀之于中冀，以甲兵释怒。

将蚩尤与炎帝看作同一神祇是不正确的，因为二者象征不同的观念。炎帝是阳神，马王堆帛书《称》云：“有事阳而无事阴。”本文第一节引马王堆帛书《经法·道法》中，生、动、事、言与生命同源，均有祸害，故炎帝同于蚩尤。马王堆帛书《称》又云：

诸阴者法地，地〔之〕德安徐正静，柔节先定，善予不争，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。

阳德以“争”为主，争则互相残害，因此炎帝又同于蚩尤。由此可知，神话传说中“炎帝为火灾”，也是源于性恶说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教育学院